

# 三方搏斗

苏清河被砸得捂住了脸，那对讲机也是掉在了地上。

他疼得咬牙呜咽：「唔.....看来你俩是共犯呢。」

陈冬月趁着对讲机掉地上，连忙扑过去一脚踢开了对讲机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苏清河已经一脚踹在了陈冬月的腹部，疼得他倒退两步，又提着刀扑向了苏清河。

苏清河立即抬起了自己的左手，右手握拳。

我愣了一下。

这是我教给苏清河的方法，在迫不及待的时候，可以牺牲自己的左手为代价，让左手和敌人纠缠。这样一来哪怕残废了，留着右手总比左手方便。

纵然苏清河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也当然不能让他被刀砍了！

我急忙又把鳊鱼块砸了出去，正好砸在了陈冬月的太阳穴上，他身体朝着旁边一歪，撞在了食材箱上。

苏清河惊奇地看了我一眼：「不是一伙的？」

我抓住机会，直接扑向了陈冬月，希望能借助擒拿夺了他的武器。

陈冬月被我将手压在后边，此时苏清河也是过来了，我哪里会让他接近我，赶紧一脚踹向了他。

苏清河下意识躲开，但我已经利用腰部力量，一个侧踢踢向了他的面部。

他赶紧用胳膊抵挡，有点难以承受我的力道而撞在墙上，又吃惊地说：「是一伙的？」

因为我急着对付苏清河，一时间没抓住陈冬月，他大吼着将菜刀往旁边乱劈，我只能暂时避开躲避。

但他看准了苏清河眼下没位置躲，再次提刀冲向了苏清河，我赶紧抓住了他的衣服后领，将他狠狠扯到了地上！

苏清河懵了：「不是.....你到底帮谁啊！」

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

贱人。

坏我好事。

苏清河明显不愿意站在旁边看戏，他立即朝我伸出了手，想要扯下我的面具。

我只能将擒拿改为地面搏斗，将陈冬月束缚在我的身前，从背后顶着他的腰。

他的刀胡乱劈着，苏清河一时间也不好上前，作为警察的警惕，他也不会贸然接近拿刀的人，但陈冬月忽然犹如金蝉脱壳一样，脱下了自己的棉大衣，直接挣脱了我的锁技。

他回过神，拿起刀狠狠朝我劈了下来，怒吼道：「日你妈！」

我正躺在地上无法躲避，情急之下将他的棉大衣对折，挡在了我的身前。

菜刀劈在了棉大衣上，将棉大衣砍破了，但是这厚厚的大衣也保护了我的安全。

「小心！」

苏清河惊呼一声，这家伙好歹算是有良心的，他赶紧过来，从后面抱住了陈冬月的腰。

我一看急了，这种方式是很不可取的，犯罪分子一旦反抗，他就要和陈冬月贴身搏斗。

我连忙压着嗓子，用跟自己平时完全不像的声音说：「砸开他，退远点！」

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发觉了自己动作上的失误，他不敢和陈冬月纠缠，赶紧把他举了起来。

果不其然，陈冬月立即把刀子往后痛，幸好苏清河已经将他抱了起来，使得他重心偏移无法攻击，随后将他狠狠砸在了地上！

「砰！」

陈冬月摔倒在地，旁边的食材箱子被撞翻了几个，他躺在一堆冷冻生蚝之中，疼得哀嚎大叫。

苏清河喘着粗气，扭头看了我一眼：「谢了，你去双手抱头蹲在角落，现在我以涉嫌杀害刘东凯的罪名带你回去调查！」

他话没说完，我已经迅速起身，一拳砸向了他。

苏清河赶忙抵挡，但是没有用的。

认识这么多年，他从来都打不过我。

当他抱头保护脑袋，我就踢起膝盖撞击他的肋部。

当他放下胳膊保护自己肋部，我就一拳猛击在他的鼻子上！

苏清河被打得捂住鼻子倒退，他抹去鼻血，喘着气咬牙切齿：「你怕不是有病，你到底是帮哪个的！再乱来我就开枪了！」

我瞥了苏清河一眼，直接又一脚踹倒了他。

这家伙不可能开枪。

冷库很小，一旦他开枪没打中我们，子弹被光滑的冷库墙面弹射到人质身上，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。

以苏清河的性格，他绝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开枪！

陈冬月终于爬起身来，他抓着菜刀，气得啊啊大叫：「我要把你们两个都杀了！」

我连忙举起棉大衣，将大衣对折两次挡在自己身前，原本我是想以躲避为主的，但现在苏清河的加入，让我的可活动范围大大变小。

很明显，对比起穿警服的苏清河，陈冬月对我的怨恨值更高。

他拿着菜刀朝我不停地劈，我只能举着衣服，时不时还要冒着危险侧头查看他的情况。

搏斗是极其耗费体力的动作，堪称是无氧运动中的消耗体力之最，陈冬月连劈了好几刀后，终于体力不支，出刀的速度也变慢了。

我抓住机会，现在是攻击他的好时候！

我立即侧踢，狠狠踢在了他的腰部，陈冬月惨叫一声，差点丢了手中的刀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苏清河也是上来的，他一把抓住了陈冬月拿刀的手，将他的手压在身后，用力一扭。

即使疼痛万分，陈冬月也是死不松手，而我迅速在身边寻找着可以当武器的东西，总算让我在箱子里发现了一箱牛排。

看见战斧牛排的那一刻，我总算是松了口气。

好家伙，身为西餐厅，怎么可以没有近些年火热的战斧牛排？

我立即拿起冷冻的战斧牛排，这东西拿在手里真就好像一把大斧头，我举起牛排，狠狠砸在了陈冬月的手指上！

狭小的冷库里，响起了陈冬月凄厉的惨叫，剧烈的疼痛让他的菜刀终于掉落在地，我连忙将菜刀踢到角落，又举起牛排，用力砸向了陈冬月的脑袋！

就在这时，苏清河却动了：「住手！」

他不退反进，用肩膀抗住了我的手腕，使得他没有受到牛排的砸击。

我立即放弃了武器，直接一个大耳刮子扇在了苏清河的脸上！

「啪！」

清脆响亮的耳光把苏清河打懵了一下，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用力一拳砸在了我的腹部！

刚才为了擒拿陈冬月，苏清河是半跪在地上的，我仗着自己居高临下，又是一脚踹在了他流血的鼻子上。

原本苏清河就被我刚才打出鼻血，这下更是疼得动作都困难。我估计他已经眼冒金星了，又一耳光扇在了他的脸上，虽然耳光的杀伤力不强，但我趁着苏清河被打得歪头那一刻，扯住了他的头发，一膝盖撞向了他的耳朵！

在即将撞到他耳朵的那一刻，我停住了。

不行.....

对他不能打这么狠，万一把他打坏了怎么办？

我只好恼怒地将他推开，在他摔倒之后，我又举起刚才那块战斧牛排，用尽全力砸在了陈冬月的脑袋上！

在零下十八度冷冻过的牛排，硬度完全不输给铁锤，陈冬月被敲破了脑袋，他的身体在地上抽搐，苏清河急了，他赶紧拔出了手枪对准我，咬牙切齿道：「放开他！不然我开枪了！把你的牛.....牛排也放下！」

呼.....

我看着一本正经的苏清河说出把牛排放下几个字，不知为何，心里忽然有种幽默感。

我没理他，而是在餐厅老板的口袋里摸了摸，在摸出一个打火机后，烧断了绑着他的绳子。

该走了。

嫌疑犯的身上已经没了凶器，接下来还是交给他吧，将这餐厅老板放了，还能给他加个人手帮忙。

我扭了扭脑袋，往外走去。

苏清河明显不愿意让我走，他怒吼道：「你再动我就开枪！」

「开啊.....」我压着声音，满不在乎地与他说，「旁边有个四岁的小孩，有一个人质，子弹如果没能打中我，将有可能弹射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。」

苏清河冰冷道：「你可以试试我的枪法准不准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：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没有良心的吗？」

「你犯了法，我要抓你归案。」

「我们都在抓犯法的人，比如他.....」

我伸手指向了陈冬月，并且看向他，结果却愣住了。

陈冬月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剪刀，狠狠刺向了那四岁孩童，大吼道：「我拉着你儿子陪葬！」

不好！

他竟然还有武器！

情急之下，我连忙一把抓住了陈冬月的衣服，此时我也顾不得全部了，连忙一把抓住了他，他却回过神来，将剪刀捅向了我

的眼睛！

陈冬月发起狂来，犹如疯了的野兽一样，嘴里嘶吼着拿剪刀扎我，我抓着他的胳膊连连后退，后背却撞击到了满满的食材箱，疼得我闷哼一声。

那高高的食材箱坠落下来，压在了我的身上。

我本想站稳身体，可这些食材箱里装的也不知道是些什么，重得我根本站不稳，加上地面很滑，我终于摔倒在地。

好痛.....

好像有什么东西扎破了我的手.....好疼.....

苏清河终于举起了我刚才拿的战斧牛排，用尽全力在陈冬月的脑袋上砸了两次。

陈冬月总算应声倒地。

我死死地看向自己疼痛的手指。

我的手上压着许多冷冻大虾，当我拨开这些大虾，才发现有一个大虾头的刺扎破了手套，刺进了我的手。

我忍痛拔出了虾，心里却是猛地咯噔一下。

这是证据！

不能留下我的痕迹！

可让我心里发凉的是，苏清河也注意到了这只虾。

我赶紧伸出手，他却立即将牛排朝着我砸了过来！

我下意识护住面门，牛排砸在了我的胳膊上，苏清河犹如刚才我们踢开他的对讲机和陈冬月的菜刀一样，也踢开了这个带有我 DNA 的大虾。

可恶！

我全身疼得要死，经历这一系列的战斗，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苏清河了。

好歹人要先走！

我艰难地要爬起来，苏清河哪里会让我轻松离开，立即朝我走来喝道：「不准动！你被捕……」

话没说完，忽然有人抓住了他的脚，使得他失去平衡，摔在了地上！

是那餐厅老板！

他抱着苏清河的脚，对我大喊道：「恩人！你快走啊！」

我喘着气，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爬起了身，朝着冷库外逃跑。

苏清河急了，连忙对餐厅老板说：「放开我！他是罪犯！」

「快走啊！」

老板大喊好几声，我飞快打开冷库门，赶紧逃了出来。

当我逃远的时候回头一看，却见苏清河爬到了冷库门口。

但是陈冬月还在冷库里，他肯定不能放弃嫌疑人来抓我，只能拿着对讲机说：「我在餐厅后面的巷子，这儿请求支援！」

我钻进了巷子飞快逃跑，风声在我耳边呼呼作响，我根本不敢回头，只能认清一个方向，不断地在巷子里钻着。

忽然，我看见前面的人家里，有一个姑娘推着电动车出来了。

我赶紧抢过了电动车，喘着气说：「下次还你。」

小姑娘哪里愿意交出电动车，她吓得大喊大叫：「救命啊！有人抢劫啊！救命！」

我一阵无奈：「小姑娘，遇到抢劫犯的时候不要迎难而上，什么宝贵都不如生命宝贵。如果抢劫犯恼羞成怒要你性命，那你怎么办？」

小姑娘吓懵了，她并不知道我是用心良苦，还以为受到了我的威胁。

她呆呆地看着我，最后松开了电动车，此时我已经听见远方传来了「站住、不要跑」的喊声。

我觉得这句话好奇怪。

我怎么可能站住？我怎么可能不跑？

我抢了电动车，在巷子里穿行。

让我惊喜的是，这电动车估计是不正规的商家那边买的，现在很多电动车会被限速，可这辆电动车一启动，那加速的感觉让我长吁一口气。

我一下就钻进了巷子，借助着电动车，在这些巷子里不断拐弯穿行。

虽然他们开了警车，可有一说一，在这种巷子里，当然是电动车穿行起来最为舒服。

当然这种穿行不能无脑乱跑，像有一些太小的巷子是不能进去的，因为很可能会走进死路。

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各个偏僻的支线道路。

这些道路安装摄像头的可能性非常小，但因为不是在大马路上，很少会有车辆行人，甚至会整条街都空荡荡的不见人影。

警笛声大作，但都是从远处的大街方向传来。

我不敢骑电动车上大道，我知道警方很可能已经通过大道来追击我。警车进不来这些巷子，应该会排查与这些巷子相连的各个出入口，然后联系附近的警察堵路包围。

拖延的时间越久，我逃脱的几率就越小！

我在小巷子里逃窜着，尽量朝南二街的方向而去。

我知道，想通往南二街的话，就必须上大道，那边有个大路口，估计摄像头是一排又一排。

可根据我曾经做交警多年的经验，往前面的路口有一条河，桥下面有通道，可以直接帮我通过老路。那地下通道因为多年没人使用，摄像头也是自然没装，现在已经成为了流浪汉们随地大小便和睡觉的地方。

我绕路前行，进了一条偏僻的道路。

路上，我看见这儿有个老旧的网络会所，看那泛黄的招牌，估计怎么也有十几年了。

像这种网络会所，总是价格便宜又允许随便吸烟，通常是经济拮据的学生、厂里工人、无业游民爱来的地方。

我想了想，随后钥匙也不拔，直接将电动车停在了旁边不远，继续用双腿逃跑，往前绕了个路口。

我通过河道逃走，回到极其熟悉的南二街，摘下了面具塞进衣服，这儿依旧没什么客流量，我回到厕所最里边的坑位，换上了自己的衣服，又将作案的衣服藏在大水箱里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勉强松了口气。

好险.....

总算是可以回去了。

我只想赶紧去洗个澡，因为我担心身上还会留下什么痕迹。

我打车去了警察局附近的巷子，因为一开始我是从警察局这边来的。

随后我通过这些巷子去了地铁站，让自己被地铁站的摄像头拍到，直接坐地铁回家。

刚到小区门口，我的手机却突然响了。

我不由得在想，是神秘电话吗？是来帮我解决线索的吗？

我连忙拿出手机，可当看见上面备注名字的那一刻，我却心里咯噔一下。

苏清河。

我接起电话，那边传来了他的声音：「你在哪儿？」

「我从你们警局出来之后回家，刚到小区门口呢。」

「站在小区门口别动，我还有两三分钟就到。」

「怎么回事？」

「出现了疑似刘东凯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我刚和他进行了一场有来有回的搏斗，此时他身上肯定受伤多处，而且有我记住的痕迹。我现在带你去做个检查，只要你身上没有这些伤，等那人被确认为要抓捕的对象，你就会被洗清嫌疑了。」

「啊.....那.....谢谢？」

「我马上到，你就在小区门口等我！」

我站在小区门口，只觉得冷汗淋漓。

完了。

身上的伤、以及那个戳伤过我的大虾。

这一次行动，可以说是不该留下的证据都被留下了！

我心乱如麻，只觉得四周都寂静了，唯独自己逐渐加快的心跳声，却听得越来越清楚。

站在小区门口的我等着苏清河，同时脑袋快速运转着，希望能找到对策。

可问题是.....我找不到任何对策！

算了.....

我一阵苦笑。

如果被苏清河抓住了，那我应该会和他说明：「你什么时候和我进行一场有来有回的搏斗了？不是我单方面把你按着打吗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